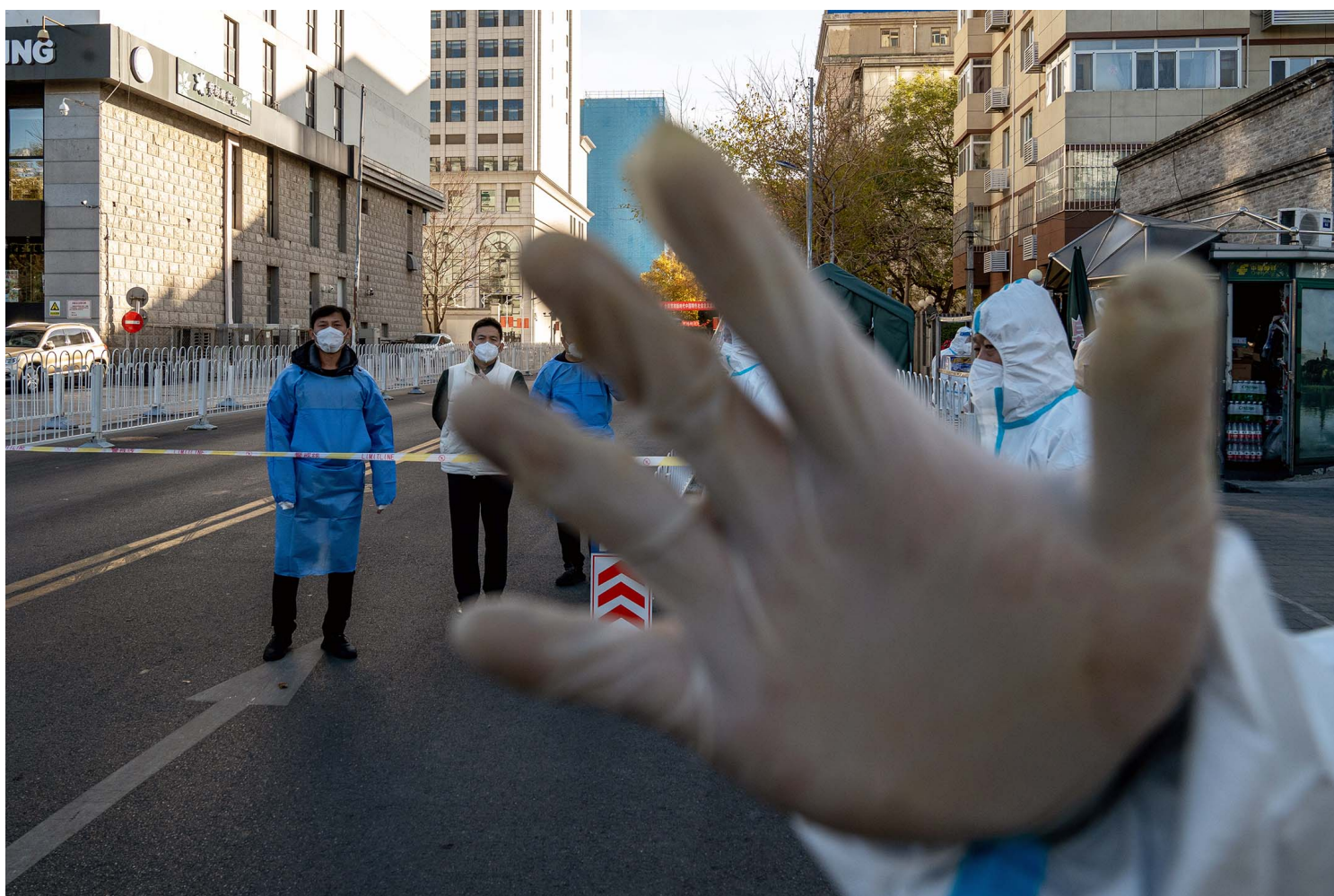




封控抗议潮 大陆 深度

一个北京社区的反封控记录：“我们是自由的，快走出来吧”

居民们突然醒悟过来：我们现在这样，不正是另一个新疆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吗？



2022年11月21日，北京，穿著防护装备的工作人员在一个被封锁的社区内。图：Bloomberg via Getty Images

11月28日下午，雅慧外出购物回来。进社区大门时，穿着白色防护服的门卫保安破天荒跟她打了个招呼：“美女，出去买东西啦？”

戴着口罩的雅慧愣了一下。

随即她明白过来，应该是前天她站出来抗议非法封锁时，保安记住了她。这是疫情三年以来，保安首次跟她和颜悦色地打招呼。

“疫情三年，门口的保安哪里正眼看过我们业主？除了进门叫你扫码，哪里搭理过你？”雅慧感慨。她是北京市昌平区某小区的老业主。

11月26日起，中国多个城市爆发民众悼念新疆火灾死者及抗议活动，同一时间，北京市朝阳区、昌平区、海淀区等三十个多个社区，自发与社区居委会、警察等部门依法和平地据理力争，获得解封。26日，雅慧所在的社区也部分获得了解封。

这场抗议的结果是，居民们一夜之间知道了：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没有执法权；抗议是有用的；居委会要加强监视的打算是没用的，因为居民们觉醒了。

“我们要求不但能出去，还得能回来”

11月26日上午10点，北京气温骤降。天净得像蓝宝石，没有一丝云。

业主们陆陆续续出门，集合在西南一门，这是他们不明不白被封控的第八天。

雅慧下来了。还在上大学的佩佩和舍友下来了。医疗公司职员唐婷夫妇来了。企业家孙猛到了。人越来越多。

虽然同住在一个社区，他们并不认识彼此。这种状态也正常，网络时代，楼上楼下的邻居多年互不相识，何况常有人搬家，出入流动大。

让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是微信群里的一个倡议。

11月25晚大约11点，世界杯A组第二轮的赛事刚结束，东道主卡塔尔1:3输给了塞内加尔。但人们的心思

不在足球赛事上，大家最关心何时解封。

一个居民倡议道：“明天有一起去居委会的吗？我们要求不但能出去，还得能回来。”

这句话像一个起子，弹开了封装质疑和怒火的罐头，道出了很多人憋在心中但不敢冒头先说的话。居民们纷纷表示要讨个说法。微信群内接龙的人越来越多，并迅速传到了其他业主微信群。



2022年11月20日，北京，一个社区的居民排队等候核酸检测。摄：Lintao Zhang/Getty Images

上午11点，约百名居民聚集在门口。互不相识的人们开始攀谈。

按照11月初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发布的《关于进一步优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20条”），中风险地区判定被取消，高风险区也缩小了范围，即使封控，一般以单元、楼栋为单位划定，低风险区域不得“一刀切”、层层加码。

“20条”成为人们口中的高频词汇：“居委会怎么能凭借一个仅盖有它公章的A4纸说明，就把一个低风险小区给封了？”“这绝对违反20条。”“这是非法封控。”“我们既然一直是低风险区域，就不存在封控一说。既然不存在封控，那我们就是自由的，进出自由。”……

谈论的声浪越来越大。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：既然不存在封控，那进出就应该是自由的。

不知是谁喊了句“我们是自由的，快走出来吧。”十几个人越过社区大门口的电动起落杆，出来了。后面的人站着，有些犹豫。

雅慧说了句：“年轻人，都出来吧！你们都是自由的啊！”犹豫着的人们陆续越过了起落杆。

那一刻，跟着雅慧出来的人们纷纷道：“是啊，这本就是我的权利，我为什么要害怕呢？”

随后，当地派出所所长带着几个警察过来了。居民们认为，是居委会报了警。

派出所所长奋力劝说人们不要在此聚集，疫情风险大，一边劝说，一边把居民往回拦。所长说，这样做是为大家着想，怕风险扩大。一位男士高声道：“如果我们是高风险，拿出上级政府研判的红头文件，我们二话不说同意封控；但我们是低风险，请问封控我们的文件在哪？”

“居委会这种做法违反了国务院的20条，”男士继续道，“镇政府、区政府也得遵守20条吧？违反20条把小区封了，你就说这样做合法不合法？”

所长情急之下脱口而出“20条不一定解决了疫情（问题）”，被人们逮到话柄：“您意思是国务院那20条是错的，不好使是吗？”所长立马否认，和人们陷入争论中。

佩佩不解。她觉得派出所所长来这里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封小区是居委会根据“上级命令”所为，解决问题需要居委会、镇政府以及区政府出来面对。居民们聚集在此，亦是想和居委会以及给他们颁布命令的上级理性对话，解决问题。

所长对居民们说：“居委会主任生病了。”

佩佩室友说“那拿轮椅推也得把她推来。她生病了，其他人呢？总得有人接替她工作吧？”有人劝说“要理性”，佩佩回敬道“她封你的时候、侵权的时候怎么不理性呢？”

人们判定，“生病”是推托的话术。

所长抚着佩佩的胳膊说：“好啦，你走吧。”佩佩：“好不好，我不走。”所长：“哎呀，你就帮帮忙吧，互相理解一下。”佩佩：“你怎么不理解理解我呢？你理解理解我吧。”

一个警察悄悄指着一个中年男子对佩佩说：“这个人是镇里的。”

听闻镇政府来人了，人们立刻朝他涌去。中年男子面露惊惧，开始后退。“一个共产党的干部，还负责这个片区，老百姓想过来对话，退什么呢？”佩佩说。





穿了一双一万多元绿色LV运动鞋的“干部”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佩佩发现这位“干部”穿了一双1万多元的绿色LV运动鞋，喊了一句“他的鞋子是LV的”，中年男子扭头就跑。

佩佩道：“如果收入来源是正当合法的，别人喊一句穿了LV的鞋子，他跑什么呢？这么害怕群众，说明有问题。”她后来查到，这人是北七家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负责人，分馆垃圾处理和安保工作，手下有1900个保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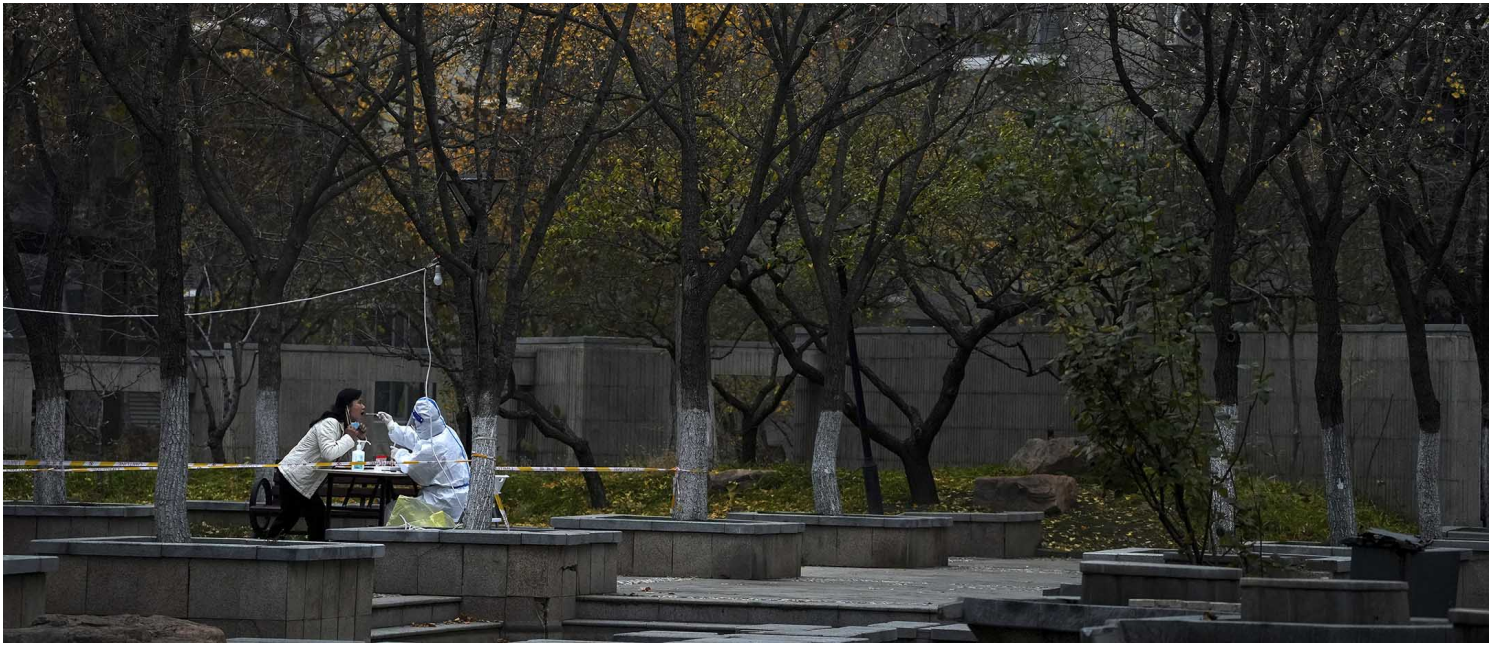
佩佩一行人候至中午，居委会的人仍未露面。天气太冷了，人们决定先回家吃午饭，下午再来。

事后，佩佩对端传媒表示：“我们聚集在这里，就想问居委会一个问题：有没有执行封控的上级文件，有就是有，没有就是没有。为什么要回避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呢？”

“封小区到底合法不合法，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。他（派出所所长）作为一个执法者，连合法不合法这样的问题都不敢回答，不能坚定地做法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，那警察来干嘛的？”佩佩觉得愤怒，“我们要的是跟居委会对话，你（警察）要是来维持秩序的，就别说话，在旁边维持秩序就好。”

“打个不好听的比方，这里是粪坑，你既然不铲粪，干嘛要沾上一身？”佩佩说。在小区被封控这个问题上，她认为政府、公安都没有尽到责任。





2022年11月24日，北京，一名身穿防护服的工作人员在一个住宅区内为一名妇女检测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“相互理解，谁都不容易”

11月22日之前，社区居民们的生活像一潭湖水，毫无波澜。

这里地处北京市昌平区，不在核心的“城六区”范围，属于郊区，大概位于北六环，距离北京的心脏天安门22公里。“城六区”的教育、医疗和居住条件是一线城市的配置，这里更像是城乡结合部，倒是依山傍水，适合养老。

沿立汤路南向北行驶约6公里，会依次经过天通苑（全亚洲最大社区）、东三旗、平西王府路口东。这三个巨大的外来人口聚集社群，分别拥有30万人、2.5万人、3万多人，北方人居多，管理粗疏，也被戏称为“新东三省”。

佩佩所在的社区共有4个小区，整个社区超过5500户，户型较大。在此居住的居民多为上有老下有小的多口之家，按照每户3口人保守估计，社区人口超过1.5万。

雅慧是最早入住的一批居民。“刚住进来的时候，环境很好。”她回忆，各种设施比较齐全，绿化面积大，有大小喷泉、荷塘小溪，鱼儿在水中游，保安是年轻的，物业人员是亲切和善的。

2010年，原来的物业公司走了，换成了现在的物业。

“刚开始服务勉强可以，虽然态度没有之前的物业好，大环境还在，但好景不常。”雅慧说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设施老化，道路破旧，有些居民乱搭建，二手房东装修垃圾越来越多，小溪干涸了，喷泉停了，一些

路灯不亮，道路昏暗漆黑，完全没有了以前的模样。而物业只收取费用，在维修公共设施上并不积极，比如多位居民多年反应室内暖气不热，也未获解决。

业主们曾经联合起来，要求更换物业公司。物业于是拒绝处理垃圾，导致社区里垃圾成山，业主们就妥协了。

近些年，中国政府加强基层治理，在每个居委会下设3-10名“网格员”，将整个社区分区画片，每名网格员负责登记、甚至入户了解所分配居民的个人信息和生活状况。

社区有两个居委会，一个办公地点在一区，另一个在三区，两个居委会主任下有20个网格员。谁也说不清楚，网格员们建立了多少个微信群，业主们就这样被打散。

网格员们在这些由他们建立起来的微信群宣布群规：此群是党支部、居委会为主导的各类通知群，请不要在此群聊天。群规还禁止发送带有广告、政治评论、鼓动不满情绪、含有脏话及侮辱性语言的内容，拒绝外人进入，并要求群内成员标明自己的单元楼和房间号。

简言之，这是一个居委会宣布镇政府通知的单向信息发布群。

疫情三年来，网格员在群内发布阳性病例密接报备、打疫苗、全员核酸、封控通知，间或发布一些招聘启示。





2022年11月25日，北京，一名防疫人员身穿防护服站岗，公寓大楼居民出来领取包裹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居民们偶有交流，大都围绕噪音扰民、暖气维修、车辆剐蹭、送错快递、养狗住户不处理粪便、随地吐痰、公共设施需要改善等问题，偶尔互相帮助，借一下急用的充电器或者电脑、申领遗失物品等。有些居民带货发了自家的产品，会被网格员警告。

和雅慧一样，唐婷也是该社区最早一批住户。她性格内敛，专注在工作和生活，基本不在群内发言。

从11月16日开始，唐婷忍不住发言。

11月8日起，因邻近地带有阳性病例，网格员通知社区居民进行全员核酸，一些居民被研判为阳性病例密切接触者（密接），居家隔离。

8天后，11月16日一大早，唐婷所在的单元楼门被拉了警戒线，旁边还有警车，已被封锁，单元门上贴着一张A4纸，写着“根据疾控疫情防管控安排，本单元临时封闭管控，如接到解封通知我们会第一时间解封，给您带来的不便，敬请谅解。”落款为社区居委会，并无任何公章。

这意味着唐婷不能出门上班了，小孩不能上学了。唐婷问了旁边的保安，得知是半夜被封控的。人们并不知道还有哪些单元被封了，被封的人们更是一头雾水，他们去问保安，保安让问居委会。他们只好问网格员：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怎么都没有提前通知？大概要封多久？

一串质询之后，居委会主任A回复他们也在等通知。

有人生气地说：没有正式通知，没有给被封的居民回复，那张A4纸连公章都没有，就等于胡乱封门扰民。

A回复称：十混一阳，目前在覆核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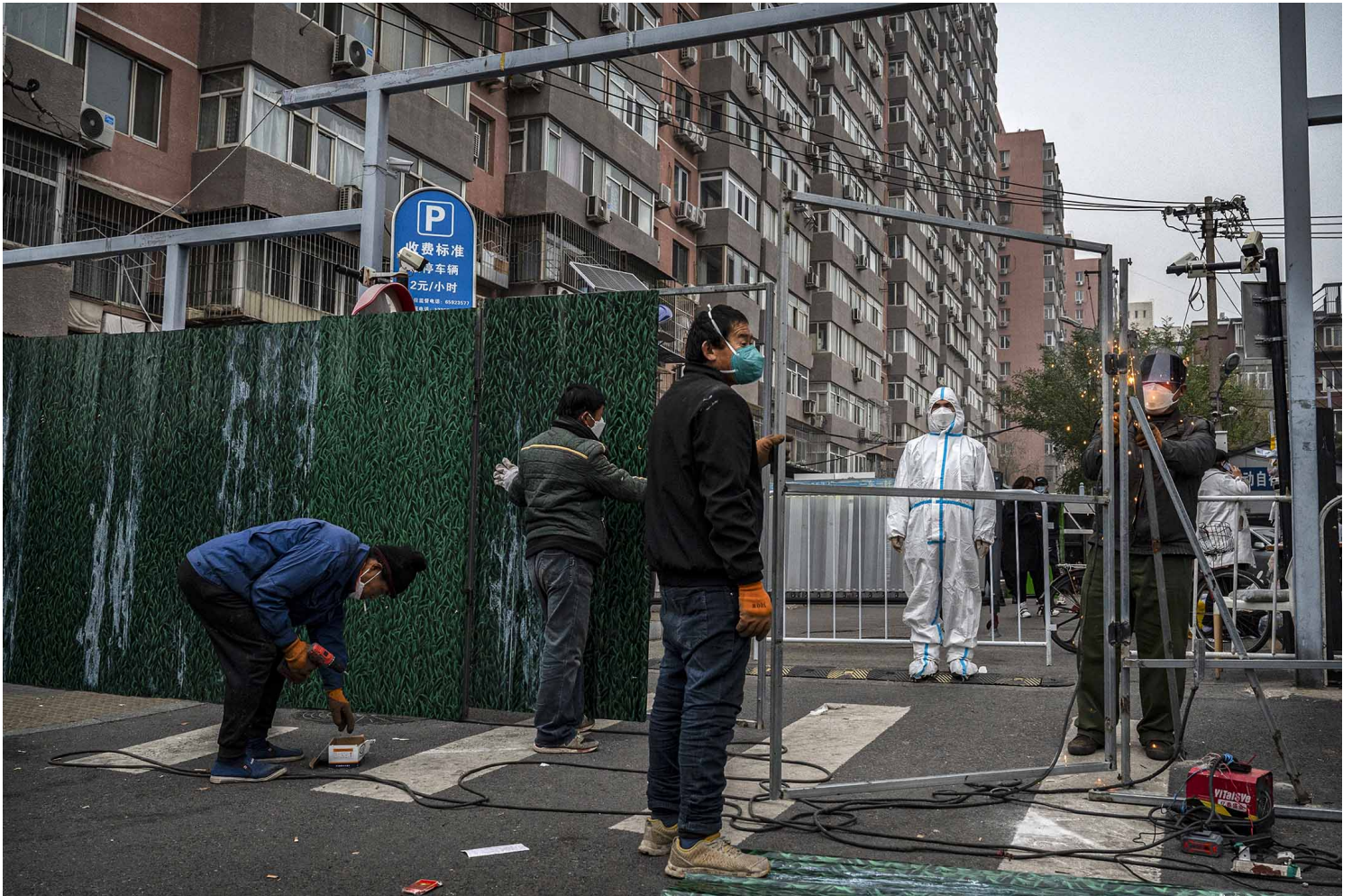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大陆核酸检测采取混检，十人一组，检验结果装在一个试管里。若该试管检验为阳，需要重新覆核确认是否有阳性、哪一个是阳性。

质询的人认为，疾控中心还没有通知就拉线封门，那张白纸不具备效力。A则称疾控不通知的话居委会不能封门，居委会没有权力，只是执行。

双方争执起来。

有人出来缓和气氛，称不要为难居委会，请居委会将实情告诉大家，避免引发恐慌。一些居民随声附和“相互理解，谁都不容易”。

这天上午11点，疾控中心覆核结束，全部阴性，管控解除。唐婷在群里和众人一起向居委会表达了感谢。



2022年11月24日，北京，工人在被封锁的社区外竖起金属栅栏，防止2019冠状病毒传播。摄：Kevin Frayer/Getty Images

我们不正是另一个乌鲁木齐吉祥苑小区吗？

又过了三天。11月19日晚，一个居民在群里转发了三区的一则通知，称三区22号楼2单元出现十混一阳，此单元临时管控，只进不出。

人们觉得这次和三天前的情况相同，覆核完了就会解封。

但也有人说，看到有施工人员在小区门口装设栏杆，一区二区和三区之间装铁门。

但也有人玩，有的有地上人员在小区门口摆摊，一区一区作一区之间在摆摊。

两个小时后，下去确认的居民回复：小区封控了，不让出去了。

“怎么每次都是居民们自己发现，没人通知呢？”有人反问。

人们开始恐慌，因为未来得及准备物资，纷纷问询外卖是否能送进来。社区里只有一个小超市，无法供给1500多户的日常生活。一些居民开始在手机电商平台上下单囤购食品。

有人发布“20条”，提出小区即使有阳性，也不可能都是密接，反对封控社区。

近11点，网格员给出进行三天“临时封控”的带公章（居委会印章、非政府公章）说明。

连平时积极配合居委会的居民也蹦出来发问：凭什么三区出现病例、要封控整个一区？

此时，也有人觉得封了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好了，还有人自我安慰：三天之后检测完了没事就会解封的。

11月20日一大早，人们开始发牢骚，有的觉得核酸亭离社区太近造成感染风险大，有的谴责不戴口罩的，有的痛斥随地吐痰的。东一句西一句，人们相互安慰，也彼此争执。同时，一些人在社区内小超市挤成一团抢购果蔬和米面，其中有不少老年人。惯常取快递的驿站，已经被铁皮墙隔开。而居委会只是发通知让人们下楼去门口附近的小广场全员测核酸。

到了晚上，网格员照例通知第二天照旧全员核酸，但一个信息变更让唐婷开始焦虑：“解封时间另行通知”。她想：“不是说好三天就解封吗？前一天做核酸，到中午了还未出结果。”不过她忍住了，只在群里问道：“什么时候出结果？”

唐婷的小孩在另一片区上学，所以在学校附近租了房子，母亲在那边住方便照顾孩子，小孩周末回来。她开始担心身体抱恙的母亲和年幼的女儿。

11月21日，人们一天都在抱怨核酸结果出炉缓慢。这个在封闭的小区内作业的核酸团队属于吉因加实验室，总是第二天下午还出不了头一天的结果。而一区门口的核酸亭，则是次日凌晨就能出结果。没人知道小区内大白防护服下的采样员是什么人、有没有合法的上岗证件。

11月22日，封控第三天。按照此前通知，亦是封控最后一天。如果这天全员核酸无异常，就要解封。居民们在等待核酸结果。

意外出现了，一个邻居在群中称，十四日密接致，二给过程中操作不当，导致检测样本污染，检测结果

息外出现了。一个邻居在群内称，吉因加各服称，运输过程中操作不当，导致检测样本污染，发出结果的不会出了。

这意味着封锁将延期。

人们的忍耐力正在被消磨，纷纷指责核酸团队不专业，一群业余选手拿老百姓开玩笑。好多准备23日返工的上班族和家长都很崩溃。核酸结果没出，即使按期解封，也上不了班、入不了学，因为很多公司和学校要求上传24小时核酸证明。

人们在斥责核酸团队中度过了一天，但依然抱着解封的希望：“没有新增的话明天应该解封吧”。

晚上八点，解封的愿望破灭。网格员又通知，继续全员核酸，社区由于疫情延长“封闭管理”，且未说明解封时间。

脾气温和的唐婷再也忍不住了：“小区到底有没有阳性？有几个阳性？”

群内有人上传了昌平区最新的确诊病例区域分布图，他们的小区并未在列。有人反讽：“确诊病例没有我们小区，封控是为了保护我们？”

网格员对人们的疑虑继续沉默，只是雷打不动地通知所有人继续去吉因加团队全员核酸。

11月23日一大早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问何时解封。人们讨论卡塔尔世界杯上不戴口罩兴奋狂欢的观众。不乏有头像带国旗者称“国内媒体宣传的以为外国人都死差不多了呢，看了世界杯，发现原来真的有西方极乐世界”。一般头像带国旗印记的，被认为是爱党爱国者。

唐婷没心思关注世界杯，她已经5天没有见到母亲和女儿了。如果她再不去上班，她本月的薪水将减半。唐婷作为“夹心层”的一员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每个月还有车贷房贷，不敢生病、不敢请假。

唐婷在群里发问：“到底要多少天连续核酸才能解除封控？”网格员在忙着给居民做核酸、清理居家隔离者的垃圾，面对每天上百条的意见和问题，没有回复。唐婷开始在群里频繁发声。她转发了防疫正常化的文章，告知了家里即将断粮的现状。

居委会终于在11月24日通知，有4个单元、一个锅炉房出现十混一阳，须等疾控中心复核结果。

唐婷开始怀疑核酸数据的准确性，甚至觉得是不是为了延长封控故意制造假阳病例。她听说大白做核酸有补助，居委会也有提成，要是小区解封了，他们就没得赚了。



2022年11月27日，北京，一名居民走过一个封闭了的核酸检测采样点。摄：Andy Wong/AP/达志影像

“你用一个违法的东西禁止我出门，我没办法接受”

26日下午，社区一区打开了用铁丝锁死多日的行人通道。居民们陆续走了出来，有的去1公里外的菜市场买菜，有的出去散步。

隶属于物业公司的一名年纪较大的保安用桌子把行人通道堵上。愤怒的人们围过去搬走了桌子，指责他拿着业主的钱对付业主。保安见状溜走。

一个带着前进帽的老干部模样的老人走出来，指着保安们大声喝斥：“你们太不像话了，把门封起来不让人出去，还让老百姓活不活？你们要跟老百姓站在一起，不是压迫老百姓。国民党都没这样。你是执行的，我们很同情你们。这是谁决定的，是小区决定的，还是镇上，还是昌平区，还是北京市委？北京市委说要精准防控，哪有这样做的？你们动点脑子，可出可进，为什么这样封啊？中央20条怎么说的？不要这样搞，简直是压迫老百姓。”

虽然铁皮墙还没拆，机动车辆不能进出，行人进出已经自由。这算是解封成功了一半。

不断有业主在群内发送其他社区抗议解封成功的消息。孙猛看到“宇宙最大社区”——天通苑社区的居民齐齐整整行出来的视频，觉得羡慕。

“你看，他们人这么多，甚至都不需要多说什么，居委会和保安看到这股气势，都不敢再封了。”孙猛看着自己社区站出来的几十人，寥寥落落，有些悲凉。

孙猛是最早站出来抗议的居民之一。临近年底，他的企业正在排产，产品发货诸多事宜等着他拍板。一周前他就跟居委会申请有急事要出去，被否决，还被门口的保安奚落。孙猛憋了一肚子火，但也无可奈何，觉得为了防疫大局，就多等三天吧，没想到一直不明不白被封了八天。

彻底激怒他的是关于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的一段[视频](#)。视频显示，该居委会疑似尹姓女书记和工作人员给上门抗议的居民罗织罪名，提到“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”、“他的软肋是儿子”。

“软肋说”让孙猛的心火直往头顶窜。作为一个父亲，他无法忍受拿孩子作要挟这种下三滥的手段。他承认孩子是他的软肋，气不过成年人被这么拿捏威胁。他开始查询居委会“是什么东西”，正好有人发了一段中国政法大学学生跟派出所长的对话：

“《民法典》里写得很清楚，居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服务组织，是民事主体，不是行政主体，没有行政权和执法权。居委会要出具一个限制大家人身自由的通知，它必须得到全小区同意，这才是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的合法程序，否则它没有效力。它不是行政主体，我们没办法提起行政复议，但是它涉嫌伪造行政公文，我们可以投诉；它侵犯到我们民事权益，我们保留民事诉讼的权利；如果对我们的人身财产造成极大危害，我们可以提起刑事诉讼。它盖的公章，也必须是有行政权力的人盖章，一个居委会的章不起任何作用，没有任何权力上的合法性。我可以配合你不出门，但是你用一個违法的东西禁止我出门，这个我没办法接受。”

他立刻将这个视频转发到群里，引发邻舍们的共鸣。随后大家看到10点集合的倡议，就都出来了。

几十个业主一直等到傍晚，未见居委会负责人身影。孙猛和几个居民动手拆了一段铁皮墙，打通了一区和三区的隔断，也将被封死的消防通道辟了出来。

三区网格员微信通知，最新确定的阳性病例是居住在68号楼的核酸采样员，三区居委会7名工作人员是密接，已居家隔离。

“原来是做核酸的阳了，却要把所有人封控在家。”聚集在居委会门口的人越来越多。

天色暗下来，一区居委会空无人烟，三区居委会一直大门紧锁。周围的居民说，居委会B书记和一个网格员就在里面，他们之前把灯关了，假装不在。不一会儿，黑漆漆的屋外悬挂的空调机却轰鸣了起来，孙猛说“估计是冻得受不了了，开了空调”，这证明B就在里面。人们的耐性没了，开始高喊“出来”。

未几，上午在一区门口维持秩序的派出所长来了。孙猛说：“肯定是B报得警，怕大家冲进去揍他。”

孙猛判断B不会和大家对话，就绕到一区居委会，看看是否能碰到负责人。他看到白天人去楼空的一区居委会灯火通明，那位“生病的”负责人A和网格员们都在。

“这是什么上班节奏？”孙猛通知了其他人，人们迅速涌来。A口述了一段“上级”要求封控的命令，居民们要求她拿出封控文件，并必须于当晚宣布解封。

A说要和上级打电话汇报，转身把自己锁在屋内。不一会儿，她宣称心梗发作。网格员们叫了开锁师傅，开

锁师傅撬门的刹那，A起身开了门，然后倒地抽泣，说被居民们逼迫至此。有的网格员过来扶看她，给她搨风透气，有的网格员则咆哮着让居民们出去。不一会儿，来了一辆120，把王某艳拉走了。

在场的人们都觉得这一幕太drama。

“我理解他们工作辛苦，但这个场面太不合理了。”佩佩说，“都找人撬门了，干脆就躺地上等开门，干嘛在撬门的时间点精准开门？做戏做全套。”

孙猛说，还有更drama的，白天在门口被吓跑的管理1900个保安的“干部”又来了，脚上依然穿着那双艳绿色的LV球鞋。

人们见A被救护车拉走，便追着“干部”询问其身份以及是如何在封控期间来去自如的。“干部”扭身快走，边走边说“我有必要告知你我的身份吗？我现在没有义务以公职的身份处理你们的问题。你又不是记者，你有必要采访我吗？我没必要告诉你我是谁，也没必要告诉你我来这的目的。”

佩佩说，龟缩在屋里死都不出来的B书记，倒地哭泣被120拉走的A主任，还有比区长派头都大的管垃圾的保安头子，这真是“社区三杰”。

11月26日晚，人们可自由进出社区。11月27日晚6点，社区居委会发布公告称，小区解封。

佩佩和孙猛都觉得，一直坚持到底的那十几个人，值得坐在一起喝一杯。





社区解封后，因不允许再用铁皮封控居民楼，一些保安被征用，作为人墙看守密接的两个单元楼，没人管他们晚上住哪里，他们就在冰冷的楼外打地铺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尾声

社区解封后，因不允许再用铁皮封控居民楼，一些保安被征用，作为人墙看守密接的两个单元楼。晚上，他们就在冰冷的楼外打地铺，入冬后，北京夜里的温度只有零下7度。

于心不忍的居民们给这些看守他们的“大白”送来牛奶、水果、饭菜，还有保温的垫子和睡袋，怕他们冻坏。

憋坏了的人们在自建的微信群，疯狂吐槽了三天，嘲笑讥讽B书记，讨论防疫放开，反思乌鲁木齐那场大火，揭发核酸公司乱象，赞叹高校学生的勇敢。

这次反封控抗议带来的最大成果，就是唤醒了人们的法律意识。北京市民们特别认真地研讨了居委会和物业公司的性质，以及这两个民事法人和居民们的关系。居委会需要通过居民代表选举产生，而这是人们一直忽略的重要权利。

孙猛说，有趣的是，B书记也在这个群里，他悄悄地拉进了几个居委会的网格员，还有警察，用小号潜水。人们知道他们在潜水，还专门@B书记，调笑他不作为是缩头乌龟。

热烈表达过后，群音逐渐平静。雅慧、佩佩、唐婷、孙猛，也继续各自的生活。

雅慧一直关注公共事务，也积极发声倡议，但总觉得孤独，似乎没人关心这些。她周围的朋友们觉得大家都这样过，她衣食无忧，有什么不开心呢。

她感慨，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？“大家都不敢讲。就是最上面那个大家长嘛。”

上世纪90年代初期，雅慧南下打工，像经典电视剧《外来妹》那样，她跟着香港老板开了眼界、长了见识，做到公司管理层，阅了不少事，读了不少史。她觉得那个年代，人际关系简单，也有拼搏向上跃升的机会，只要肯搏，就有成功的机会。

“现在，从国家到个人，都是诈骗没有诚信。”雅慧已经打算移民去欧洲，“去适合自己的地方，去当公民，有自由表达权利，有通过自己劳动创造财富赢得尊重的选择。”

佩佩则先应付期末考试，对未来还没打算。提及为什么坚定站出来抗议，她说：“难道你不气吗？无缘无故被封了8天，你不气吗？我很奇怪，就我一个人生气吗？一个基层组织，凭什么长期大规模侵犯人权？没有道理。”

佩佩说，居委会这些基层组织就是用来背锅的。只要“动态清零”不撤销，各地官员的清零考核不变，基层依然会加码。官员们为了不触犯“20条”优化防疫政策，只能用口头授意的方式命令基层执行。

孙猛认同佩佩的看法，他说“这不就是中共一贯的既要、又要、还要”。他说，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，打算“润”出去，地点还在考虑。

唐婷觉得中央的本意是好的，是地方和核酸公司的私欲使得防疫变了味。不过她决定，以后出差返家不再跟任何人报备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乖乖向居委会报备。

社区反封控事件的“主角”之一——居委会也没闲着，正在按照单元顺序，每栋楼建立一个微信群。这意味着他们要新建93个微信群。物业公司将用铁皮封锁小区的行为拍了照片，作为工作成绩宣传。

几位居民认为，这是想要加强监视。但即使一栋楼建一个群也没用的，居民们已经觉醒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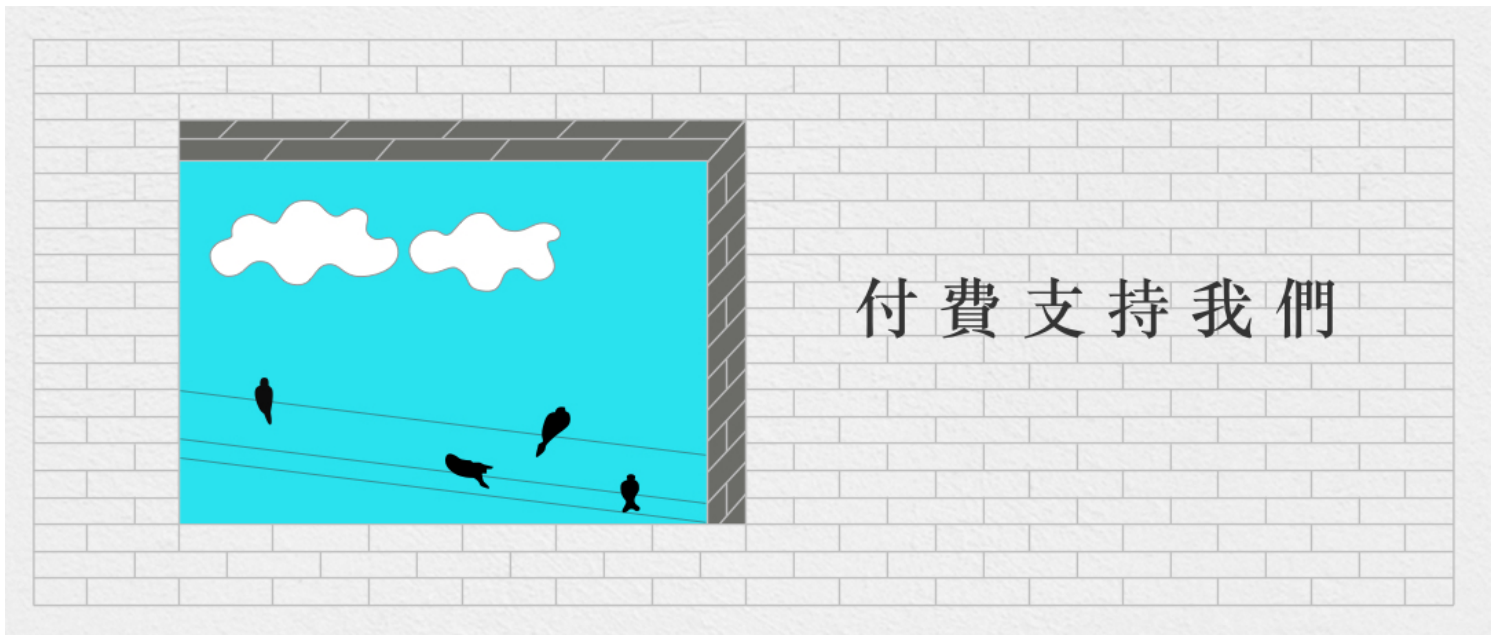
社区内，一只乱丢弃的“大白”防护服躺在地上，很扎眼。





社区内一只乱丢弃的“大白”防护服躺在地上。图：受访者提供

应受访者要求，雅慧、佩佩、唐婷、孙猛为化名。



2017年7月，端传媒启动了对深度内容付费的会员机制。但本文因关乎重大公共利益，我们特别设置全文免费阅读，欢迎你转发、参与讨论，也期待你[付费支持我们](#)，浏览更多深度内容。